

中國方志叢書·第卅二號

據

清·毛玉成修張翊辰等纂
咸豐二年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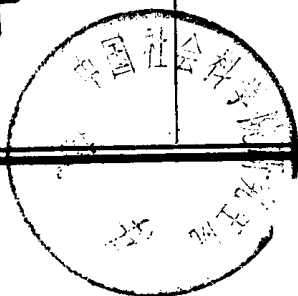
影印

雲南

南寧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臺一版

南寧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四〇元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中國方志叢書·第卅二號

據

清·毛玉成修張翊辰等纂
清咸豐二年抄本

影印

雲南

南寧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10403

南寧之有志也明以前無攷也其僅存於今者則康熙五十八年邑令王蒲水所修者也然自王公迄今百三十年板片湮沒簡篇殘缺余下車伊始即諮訪舊志無有能言之者於是廣稽

博訪得殘篇斷簡於塵封蠹蝕之餘攢零合整都為二冊而舊志以完夫曲靖為入滇首郡南寧即附郭為治石門表天柱於前木密疊重關於後背勝峯而面青龍左白石而右瀟湘固所

稱形勝之區也山水鍾靈人文蔚起而顧令文獻無徵不重可惜哉爰進邑之紳士而諮之曰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所以備掌故而上之太史也我朝重熙累洽休養生息二百餘

年矣人文日以盛戶口日以增物產日以豐田野日以闢周官所謂康樂和親安平可為一書其在斯乎若不亟加裒輯勒為成書以信今傳後徒聽夫山有峙而川自流不亦都人士與守

土者之羞哉士大夫咸韙余言
乃與喻芳余孝廉張鏡湖學博
取舊志而更訂之嚴其體例整
其篇目缺者補之繇者刪之譌
者正之散者整之採訪不厭於
詳而著錄務覈其實凡三閱月

三

而書成余於公餘之暇取而觀
焉則見其分合有法詳略得宜
質而不俚繇而不縛文必徵實
獻符鄉評信彬彬乎大雅之林
矣雖然還之有言莫為之前雖
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理

無微而不顯事有絕而必續尤
冀後之君子纂懿流光修明前
蹟勿使有廢墜之歎焉是則余
與在事諸君所厚望也夫是為
叙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夏六月知

四

用寧縣事歷城毛玉成纂

南寧縣志舊序

邑令王 標 黃平

夫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巧可以欺一時而不能掩於衆人之公論富貴徒以驚俗眼而不能易身後之榮名惟此仁義忠信之質而得於天者或為名臣為良吏其在於鄉為孝子為悌弟為義夫節婦維持名教固守困窮足以光載籍而風後人則自明末以至於今百有餘年余於斯役益心儀其人矣柳子曰作史惟忠不直不得中道人誅鬼責勿慮也史秉善惡作志惟善善耳顧其間有一行足錄一善可垂或得於父老之見聞或出於子孫之陳乞

南寧縣志

卷之首 舊序

五

口其時明祚已終天啟

清運渙省之恢復最後彼都士女無故而遭鋒鏑之慘者手足創殘室家零落於萬死不顧一生之中獨能全其貞志以興造化爭屈伸邑之人士有談及者輒為泣下南門橋風雨薄蝕猶見血痕中或遺其姓氏亦必援而記之以正人心扶風化抑亦王者採風之所必及太史陳詩之所不畧焉者也南寧民任性而不回其風過於激烈惟其然也故誘之以利祿迫之以威勢而不肯背從者吳逆八年之內不受偽職有人為

國典所褒美余蒞任三年而得女子之貞潔者亦復數數

焉皆已遵例上聞崇祀節教祠表厥宅里大抵其民勤其俗儉舍水利農田耕織服賈率率之外更無別業其士夫好道慕義不逐逐於公庭官斯士者苟能以禮教信義扶之而亦未必遂有犯上作亂之人之事惟是賦役不甚均平同一疆畝附於縣者如曲靖衛附於府者如越州衛一則奔走於白水三岔之應付而終歲不寧南寧之里所是也一則聽其出作入息付理亂於不聞者越州之民是也而五所馬場田地附府徵收者亦然又其狡猾者多挂名

南寧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六

於官府前此士民條陳利弊謂廢人在官者府幾千人縣幾百人一切正雜公費愚懦者未免吞聲而負重積困難除古合同憾所賴鄉之紳士急公好義以為之倡而不致有偏重偏輕之累令固當持其緩急酌其盈虛毋自廣以狹人固違道以干譽蓋民力易盡天道難欺令又當寡慾清心物來順應不假公苛刻淡泊寧人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休養生息以漸至於上理焉上報

國恩仰副各上憲子惠元元至意篇中條悉皆藉手於有識能文者之編摩庶幾於王會圖大一統之觀也

新修南寧縣志姓氏

主修

賜進士第署南寧縣知縣毛玉成

纂修

原任雲州訓導張翊辰

邑人

丙午科順天舉人喻懷信

邑人

協修

曲靖府學訓導趙暹

昆明人

南寧縣學訓導楊琛

阿迷人

南寧縣志

卷之首 新修姓氏

七

分修

賜進士第戶部山西司主事何杓朗

邑人

恩貢生陳樞

歲貢生解立名

甲辰科舉人曹聯榮

分校

廩生宋九韶

增生張旌善

輯錄

廩

生湯開琅

廩

生曹卓英

廩

生湯建山

生

貢張學淳

監

生喻懷誠

生

貢陳其仁

採訪

己亥科舉人

雷澍膏

恩貢生

趙翹

南寧縣志

卷之首 新修姓氏

八

歲貢生

李本泰

廩

生孫爾熾

生

貢孫鈞

增

生張培

生

貢唐紳

南寧縣志元修姓氏康熙五十八年

知縣黃平 王 樓

曲靖府教授湯一中 曲靖府訓導 李 恭

縣教諭 尹 魯 南昌縣知縣邑人李 瀚

舉人 何 彩 修士明 郭王藩

貢生 譚宏毅 李倪極 錢中選

伯承裕 李 卓 黃維中

楊體元 尹嗣陟 李 貴

康生 朱永祖 莊 樸 張 碩

南寧縣志 卷之首 元修姓氏 九

劉 鋌 張鵬籌 錢 節

生員 戴嗣方 武陵 夏 璉 潘碩遠

張有文 袁騰龍 張文龍

南寧縣志凡例

一寧邑負郭則郡事宜詳今只詳邑而略郡者以既為

縣志則不得旁及體例然也

一地圖以道里為經村落為緯官斯土者一披覽焉覺

星羅密布瞭如指掌矣其文廟官署之制有一定者

俱不圖

一天下通行如丁祭樂章外碑條約月吉講讀鄉飲賓

與詳在會典者俱不載

一郡邑志例有八景悉屬湊合陸清獻志靈壽放曲陽

南寧縣志 卷之首 凡例 十

例刑之載是然係無有好事者又從而品題乎今存

其名目而削其題詠焉

一志者記也與史名異而實亦異妄加論贊固屬非是

即篇首小序亦互相沿襲無關緊要今從闕如

一節婦惟已改者載之若其身尚存雖年例已合亦不

載其有已邀 旌典者勿論存歿備載無遺

一詩文必其人已往方行採入現在者不錄

一怪異之事聖人弗語而志家每搜輯牛鬼蛇神驚世

駭俗者載諸簡編則與裨官何異今概削之以正體

裁

一附會誇飾文人積習而地志為尤甚遂安縣志顛倒是非迭奉

高宗純皇帝之訓飭蕭山縣志毛西何為作刊誤而他可知矣今不敢侈援引而失之繁亦不敢貌高古而故為簡獻符公論文歸徵實於附會誇飾庶幾免夫

一舉邑素數載書今志中引用自王樓舊志外如大清

一統志明一統志明李元陽通志靖道護通志廣興

記前漢書元史明史資治通鑑通鑑綱目三編明史

南寧縣志

卷之首 凡例

十二

紀事本末晉書南中志後魏鄭道元水經注唐樊

綽蠻書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明楊慎南詔野史明徐

宏祖霞客遊記淵鑑類函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座

石編馮應真考朱彝尊明詩綜師範滇纂滇南文略

滇南詩略滇詩嗣音集此外書籍浩如烟海志中徵

引絃漏必多覽者幸諒而教之

一舊志之修為康熙五十八年及今百三十餘載矣賢

孝節義遺文軼事湮沒無傳者何可勝道今雖力加

搜訪而其已湮沒者亦未如之何也閱者諒諸

邑人喻懷信識

南寧縣志

卷之首 凡例

十三

南寧縣志目錄

卷之首

序 姓氏 凡例 目錄 圖

卷之一

地理第一

沿革 紀事附 疆域 形勢附 分野 氣候附 災祥附

山川 風俗 古蹟 冢墓 漏澤園附

卷之二

建置第二

南寧縣志

卷之首 目錄

主

城池 公署 學校 書院 義學附 津梁 關廟

關哨 市集 坊表

卷之三

祠祀第三

壇廟 寺觀

卷之四

賦役第四

戶口 田賦 課程 經費 物產

卷之五

官師第五

勅封 官制 職官表 名宦 忠烈附

卷之六

人物第六上

鄉賢 忠烈 宦蹟 孝義 文學 隱逸

卷之七

人物第六下

列女 流寓 仙釋 方技附

卷之八

南寧縣志

卷之首 目錄

古

選舉第七

進士 舉人 明經 武進士 武舉

卷之九

藝文第八上

列朝御製 奏疏 記序 碑文 傳啟

引 銘 墓表

卷之十

藝文第八下

四言古詩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右為篇八為卷十為目四十有二而附見者不與焉
自九州奠而沿革起沿革起而疆域分縣是分星驗
於上山川畛乎下染而為風俗沿而為古蹟而名賢
北域又樵采屬禁者也是皆地理所具作地理志第
一四并為邑五部為縣邑雖邊壤實入漢之首郡也
雖損益之而百為此建乎於是首城池公署次學校
書院次津梁關壩次關哨市集坊表作建置志第二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祠祀與焉壇廟本諸

南寧縣志

卷之首 目錄

五

會典寺觀不遺像教退之不作亦勿庸以攘斥佛老
自謂也作祠祀志第三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賦
役非國家所重哉於是稽其戶口田賦暨夫課程經
費而任土作貢物產因土地所宜作賦役志第四焉
忠仁壽治績久湮邛都同樂功勳難紀長吏書名斷
自明代於是合紀今丞博士諸官並詳履任去職之
歲列傳循良用誌遺愛作官師志第五詩不云乎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卿有先達亦後進之高山景行也
典型繫焉世教補焉南軒之言可厚非乎若夫貞女

節婦守義殉生潛德幽光闡揚宜函於是始諸鄉賢

忠烈宦蹟孝義繼以文學隱逸列女終之流寓仙釋作
人物志第六科貢制行士錄以進然科名非足以重
人世之重人者乃重其科名耳興廉舉孝勗哉後來
於是攷其甲乙之科兼錄明經之選作選舉志第七
自孟堅志藝文而史家不廢後之作地志者亦輒輯
一方之記序獨陰載諸篇末號曰藝文蓋非班氏之
舊矣然文以載道詩以言志苟整乎此亦無取焉
作藝文志第八凡八篇邑人喻懷信

南寧縣志

卷之首 目錄

十六

